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四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

屯潘埵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

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啜水蓋犢子山其

山周廻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欠

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  
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  
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  
乘牛車蘧蔭為室如突厥氍毹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棧  
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

為室以蘆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籍之氣  
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  
韎鞞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  
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  
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而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  
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  
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  
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鑿氷沒水中而網射魚鼈

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訥

婆蒿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近者  
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  
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復  
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歷中十一  
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太和中三朝獻大  
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  
顯夷後史官失傳

地豆干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  
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  
貢使不絕十四年頻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  
頔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不絕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干之北其土  
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  
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髻皮服以

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草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貌水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祭告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



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束  
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  
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浸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  
至北室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霄

霄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理黃水北亦鮮

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  
渠帥號為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  
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  
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  
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  
如著屨屨縛之足下

屨先叶反  
屨巨戟反

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

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馬上阪即手持之而登  
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  
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  
天寶初與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  
施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元宗賜袍帶不三年  
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  
地與衆歸回紇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  
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  
深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  
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  
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  
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  
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  
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

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

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  
阿跌白雪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  
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  
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  
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  
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  
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

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  
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健所  
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  
平部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  
欲遣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  
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  
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唐貞觀三年始來  
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菩薩

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麋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臯



蘭州斛薛為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  
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蹕林州白霄為寘顏州其西北  
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元闕州東北俱羅勃獨  
龍州皆以首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  
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為燕  
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元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  
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  
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

通玷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盞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為唐臣乃詔磧南鷗鷄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臺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號吐迷度後為烏

紇所殺子婆閏襲父所領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  
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為限大抵  
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  
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  
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  
帝匄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  
同羅雪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匄死子承  
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灤州當此時回

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臬梗  
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  
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  
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  
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  
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健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  
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  
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咄羅勿葛曰貊歌息

訖曰阿勿噶曰葛薩曰斛盟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  
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  
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  
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為先鋒有詔  
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  
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  
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  
汗遣頓啜羅達于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

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  
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  
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  
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於是可汗自  
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計同羅蕃破之又令其太  
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兄弟從  
王進戰破賊收長安進復東京回紇大掠東都廣平王  
令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乃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

宴賜甚厚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婚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送公主之其國既至可汗驕倨不拜瑀折之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翼日尊主為可敦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等乃遣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

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  
賜慰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  
子移地健全號牟羽可汗明年使使入朝代宗即位以  
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使者至  
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  
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回紇已踰三城見  
州縣榛莽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  
數以語凌折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



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於太原密識其  
兵裁四千懦弱萬餘馬與可敦偕來

可敦僕固懷恩女

帝令懷

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為  
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  
舍人韋少華為判官東會回紇於陝州王徃見之可汗  
責王不舞蹈庭詰至再子昂等固拒之回紇君臣度不  
能屈即引子昂少華琚榜之一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  
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

懷恩與回紇及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  
汗遣使賀天子其兵留河陽屯三月旁人困於剽辱僕  
固場率回紇與朝義拏戰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  
平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至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  
兵夜抄舍光門入鴻臚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王翊  
就其牙冊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以其左  
殺右殺為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泰初懷恩反  
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

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詣其營遺以纏頭綵三千且讓之酋長讐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獲甚衆令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大歷三年可敦卒遣使吊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為可敦賜綵二萬時財用屈稅公卿贏橐庀給行回紇之留京師

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暴市  
物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  
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  
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為  
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  
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  
厭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  
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

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為禮宰相頓莫賀達于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畧盡今舉國遠鬪有如一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

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  
翳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  
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  
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  
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  
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彊  
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  
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

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  
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駝馬數千繒錦十萬且  
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  
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  
于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  
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  
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于迦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  
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罪

死唐不自戮何假手於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  
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  
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  
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  
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亦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  
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恚未平謂  
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  
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母議



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  
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新立  
遣使者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  
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  
望陛下不答怨益深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  
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  
亦無不可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  
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時可汗上書

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  
兵除之又請易回紇為回鶻言捷鷲如鶻然詔以嗣滕  
王湛然為昏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號并冊公主為  
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詔遣使冊為可汗  
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  
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  
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  
忠昕等皆為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

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哀索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于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為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詔遣使冊為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來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吊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

來請昏禮部尚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  
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  
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  
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  
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  
縣賦為婚貲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  
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為可汗可汗乃遣  
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索駝千四夷之使中

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冊為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賊議者懲創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立遣使冊為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駁特勒為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乃

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馭職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為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刼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闐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

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  
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盟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  
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  
大臣頡于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  
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  
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  
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  
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盟沒斯

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  
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  
韋黑沙南闖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  
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  
北閭門山而特勒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  
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唃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  
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唃沒斯  
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唃沒斯為



右金吾衛上將軍爵懷化郡王其酋阿麼支等皆拜郡公  
嵬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為天子扞邊帝命劉沔  
為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籍兵欲還故廷且  
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畧大同川轉戰攻雲州詔  
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嵬沒斯等既朝俱賜姓李名嵬  
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為回鶻南面招撫使思忠為  
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等以  
兵出振武與沔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

沔思忠等與回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振武石雄馳入夜  
穴壘出鑿兵烏介驚引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  
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窮躡其後仍啗  
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既不能軍往往  
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烏  
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為可汗思忠等以國亡皆  
願入朝見聽擢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票奉賜第分其兵隸  
諸節度遏捻可汗裒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

大中初張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寢耗滅所存名王貴臣  
三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遏捻懼挾妻葛  
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  
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  
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  
稍歸厖特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  
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  
遣人隨使者京師帝即冊拜嵬祿登里邏汨沒密施合

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  
酋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  
城使達于米懷王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  
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  
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  
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  
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  
市云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

鶻數至自唐以女妻之後代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  
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  
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  
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使冊為英義  
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  
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使來朝明宗冊為順  
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  
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

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硃砂  
脰臍金剛鑽紅鹽罽毼駒駝之草其地宜白麥青蘆  
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  
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  
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  
加氍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  
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嘗以  
馬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

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又遣使貢方物開寶中累入貢其宰相亦來貢馬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及雍熙元年俱入貢端拱元年九月回

鶻都督石仁政磨囉王子等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  
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囉王子自云向為靈州馮  
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錦帶賜  
之至道二年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因上言欲同率  
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獎之咸平四年可汗遣使來貢  
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  
皆願朝廷命使統領得縛繼遷以獻降詔嘉諭之景德  
元年入貢四年入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



聖壽求錫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  
使者請從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蜜獻玉帶於道左  
既而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加  
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先  
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為夏州鈔奪及  
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  
京師既而喃廝囉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  
為仇敵復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

貢之路從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  
同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  
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複州有黑韓王皆  
其後焉天聖元年甘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  
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  
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  
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  
五人為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

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  
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  
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  
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  
西諸州公為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  
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五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密雜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邨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觖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

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  
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寢彊內相  
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廷而  
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  
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  
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  
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  
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

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為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滿州都督

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  
北廷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  
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  
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  
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  
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庭西州  
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魚擷尤苦之雖沙  
陀之倚北廷者亦困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

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  
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為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  
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  
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汙今若走蕭關自  
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  
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  
不解部衆畧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癰傷士裁二千騎七  
百雜畜橐駝千計歟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



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闢  
希朝欲藉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  
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  
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  
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  
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  
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  
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於定襄州

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  
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  
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啟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  
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討吳元濟詔執宜隸光  
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  
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  
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於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  
稹俱從軍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為代北軍使大初中吐

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  
赤心所向虜輒披靡始沙陀臣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  
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由此衰宣宗已復三州  
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  
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  
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  
以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  
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文楚賸用度下皆怨邊校程

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謀執文楚殺之據州以聞共丐  
以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  
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  
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  
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  
武盡取其資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  
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裒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  
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

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  
鈞為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  
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  
天大雪士瘁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於兵廣明  
元年以李琢為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  
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  
攻蔚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圖之克用得其計  
因豪傑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

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  
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巢攻潼關入京師詔  
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  
唐軍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  
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  
騎五千人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  
隴西士踴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  
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於

朝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詔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朔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克用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

節度使光啟三年國昌卒昭宗即位封克用晉王後卒  
子存勗嗣討滅朱友貞復唐祚是為唐莊宗

###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  
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  
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  
日入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為元闕州  
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



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元闕州更為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於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圪

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  
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  
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  
俗趨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謂  
歲首為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  
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  
青稞步磴以為麴糜稌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  
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為頭馬有橐駝牛羊

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羆羆鹿黑尾  
者似麋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  
出頤下鳥鴈驚鳥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  
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  
為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  
木為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  
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之號服貴  
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釵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

氍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氍錦蜀綾蓋安西  
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氍為  
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部役屬者悉行內  
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六  
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于  
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膚  
篋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  
時呼巫為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

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踰歲而為墓然後哭泣有  
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軍嚴  
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盜以首  
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駝四十日行  
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  
至鴈鶻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  
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  
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劒河偶艇以度水

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  
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為頡斤樺皮覆室多  
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屋木支腋蹴輒百步  
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  
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  
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  
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  
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

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  
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為  
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元宗  
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  
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吐  
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  
以待黠戛斯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  
即自稱可汗回鶻遣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

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蕤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  
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  
徙牙牢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阿熱以  
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  
并殺使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  
宗大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班渤海使者上遣使持節  
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  
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如貞觀時



為王會圖以示後世從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  
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  
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  
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  
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為宗  
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  
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  
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

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建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 僕骨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驚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滅其酋娑匐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

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俟或為婆訶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元池都督府即用首

長為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  
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  
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  
寶時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  
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  
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  
處烏德犍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  
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首阿布思進封金山郡

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變盛與回紇爭疆徙  
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  
會不能自達於朝

駁馬

駁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  
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  
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  
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

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

浦波反

以馬及人

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  
為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盥隨水草居止  
累木為井欄樺皮蓋以為屋土牀草蓐如氈而寢處之  
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駁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  
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  
語不相通唐永徽中遣使朝賀

突厥謂駁馬為曷  
刺亦名曷刺國

# 兔國

鬼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渾  
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  
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駁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  
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檐部落  
其駁馬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  
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杜氏通典傳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  
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  
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高氏  
苻氏呂氏姚氏翟氏相繼並興遞主中壤衣冠殄盡  
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詭丑亞反曰當剽漢狗  
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劉石之徒寓居中夏  
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彼雖少而強我雖  
衆而弱也石李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



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  
各還本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  
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  
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  
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娉蠕  
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  
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  
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

突厥遇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中外不雜自古所誠邊人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內徙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

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遠人徙內地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天厭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被服氎裘語兼中夏

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申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邊方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乃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他族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也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匈奴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習見哉昔漢東平王

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  
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  
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  
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  
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  
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  
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  
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

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  
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  
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  
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  
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  
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  
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  
止當刼邊人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

崔懿為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  
莫不懷馴方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見國家  
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四郊  
多壘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裔經營萬葉之  
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  
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彼皆保疆邊  
邑無事矣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  
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



狄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蚊蚋螫人驅之而已  
是為中策漢武輕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措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

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城不選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匈奴之俗貪而好利叛服不常聖王特羈縻之不

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主禦蠻夷之常道也旣以為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

殪我之勲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  
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  
道也貺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  
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上多古長城未知  
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  
胡燕秦亦策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  
秦兼天下並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  
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

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  
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  
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  
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  
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貺故曰秦得中策史  
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  
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  
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惟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

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告  
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  
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  
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  
耳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  
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為之者  
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  
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

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  
連兵積年嚴尤以為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  
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  
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  
襲奉春之過舉啓罷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  
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  
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  
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

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  
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  
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戎妻

媼鳥  
老反

烝母報子

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  
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昧之性使漸  
習華風反令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  
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  
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首千口之長金印



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  
齎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  
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  
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  
驕華夏日盛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  
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為羌胡  
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為政者誠能移  
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

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  
送之勞此之不為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  
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  
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也聖王  
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  
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  
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貺故曰嚴  
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

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  
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盜賊乎夫奇貨內來  
即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  
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  
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  
所產不御豈惟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  
之故四裔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  
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

貢不過楮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

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箏篳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  
噐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  
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  
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  
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  
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  
烏鵲溜素各殊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賈  
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夷之猾夏尚矣明

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  
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  
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為冤酷薛補  
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  
易悅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籍兼達古今如有劉元  
海之徒終成大患劉起居武指云秦逐戎狄出塞限  
隔華夷是為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  
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八